



第二冊

(清) 曾國藩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文白
對照

曾國藩家書全編

文白
对照

曾國藩家書全編

(二)

(清) 曾國藩 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咸丰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1月15日

前信已封，而春二、维五于二十五日到营，接奉父大人手谕及诸弟信件，敬悉一切。

曾祖生以本境练团派费之事，而必求救于百里之外，以图免出费资，其居心不甚良善。刘东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书，此等小事，何难一笑释之，而必展转辩论，拂大人之意？在寻常人尚不能无介介于中，况大人兼三达尊而又重以世交，言不见信，焉能不介怀耶？望诸弟曲慰大人之意，大度含容，以颐天和，庶使游子在外，得以安心治事。所有来往信件，谨遵父大人谕，即行寄还。

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，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，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“此中蓄积多少闲气，无处发泄”。其往年诸事不及尽知，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，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，每次上城，必遭毒骂痛打，此四弟、季弟所亲见者。谤怨沸腾，万口嘲讥，此四弟、季弟所亲闻者。自四月以后，两弟不在此，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，吾惟忍辱包羞，屈心抑志，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。现虽屡获大胜，而愈办愈难，动辄招尤。倘赖圣主如天之福，歼灭此贼，吾实不愿久居宦场，自取烦恼。四弟彼去冬以来，亦屡遭求全之毁，蜚来之谤，几于身无完肤。想宦途风味，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。而温弟、季弟来书，常以保举一事疑我之有吝于四弟者，是亦不谅兄之苦衷也。

甲三从师一事，吾接九弟信，辞气甚坚，即请研生兄，以书聘之。今尚未接回信，然业令其世兄两次以家信催之，断不可更有变局。学堂以古老坪为妥，研兄居马坵铺乡中，亦山林寒苦之士，决无官场习气，仅可放心。至甲三读书，天分本低，若再以全力学八股、试帖，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，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。

曾兆安、欧阳钰皆已保举教官，日内想可奉旨。曾子庙税钱用空二百四十千之多，可由营寄省还之，应交何店，付何人手收存，下次信来望详明示知，以便妥寄。范知宝来营，言尚欠途费一千五百，比即给之，又给三千为两月工价，又给四千为归去途费。上次春二、维五归，给银四两。下次唐四、在十归，给钱八千。渠辈到

营，往往言不够使用，不可言也。

余不一一，统候续布，再颂澄、温、沅、季四弟近佳。

国藩再行，十一月廿七日。冯树堂一信，托速寄去。

【译文】

前一封信已经封好，还没有发出，而春二和维五于二十五日回到营中，收到了父亲大人的手谕和弟弟们的信件，一切都已经知悉。

曾祖生因为他们那里训练民团向他家摊派费用的事，向百里之外的父亲大人求助，企图不出捐款，他的用心不很善良。刘东屏先生接到父亲大人手书，这等小事，何妨一笑而置之脑后，而一定要反复辩论，违逆父亲大人的心意呢？对于平常人还不能无动于衷，况且父亲大人兼三达尊而又加上是世交，说话不被人信任，怎能不耿耿于怀呢？希望各位弟弟委婉劝慰父亲大人，大度含容，用以静心养气，才能叫我这游子在外得以安心办事。一切往来信件，我都谨遵父亲大人训谕，马上寄还。

我自从当官以来，以及近年来处理军事，心中经常充满了委屈不平的事情，时时像母亲大人指着自己的肚子对儿女们说的那样：“这里面积攒着多少闲气，没地方发泄。”以前的各种事情你们都没有赶上，今年二月在省城的河下，只要是我部下的官兵随从等每次到省城去，总要受到毒打痛骂，这是四弟和季弟亲眼看到过的。对我诽谤怨恨的声音沸腾，对我百般嘲讽讥刺，这是四弟、季弟亲耳听见的。自四月以后两位老弟不在这里了，情况更有让人难堪的。我只有忍辱包羞，屈心抑志，以求得军事上的万一之济。现在虽然屡获大胜，而越办越难，动辄招致怨尤。倘若不是仰赖圣主如天一般的洪福，歼灭这伙贼匪（注：指太平军），我实在不想久在官场，自取烦恼。四弟自从去年冬天以来，也屡次受到责备和飞来的诽谤讥议，几乎体无完肤，想来宦途的风波，也已经深深了解并且深深畏惧了。而温弟、季弟的来信，常常因为保举做官一事来怀疑我对四弟有吝嗇之心，这也是没有体谅为兄的苦衷啊。

甲三从师这件事，我接到九弟的来信，意见非常坚定，就是要聘请研究生兄为老师，去信聘请，也已让他世兄两次寄家信催促，绝对不能再有变化了。学堂选在古老坪最好。研究生兄住在马圪铺的乡间，也是山林间的贫寒之士，肯定没有官场的坏习气，完全可以放心。至于甲三读书的事，他天资本来就不高，如果再让

他用尽全力去学习八股文和试帖，那么其他学业就一定会全部荒废，我决定不让他学写八股文了。

曾兆安、欧阳钰都已保举做了教官，近日内想来就能接到圣旨。曾子庙的税钱亏空了二百四十千之多，可从我营中寄到省里偿还。应交哪个店铺，交何人亲手收存，下次来信，希望能详细告知，以便妥善寄去。范知宝来，说还欠路费一千五百钱，这就给他。又给了他三千文作为两个月的工钱，又给了四千文作为回去的路费。上次春二和维五回去，我给了四两银子。下次唐四和在十回去，我准备给八千文钱。他们来到军营中，常常说家中给他们的钱不够用，这些话都不可相信。其他事情不一一细述了，等以后写信再谈吧。再祝澄、温、沅、季四弟近好。

国藩再行，十一月二十七日。冯树堂的信，托人快点寄去。

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2月18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久未专使回家，想家中极为悬念。王芝三等到营，得悉家中大人安福，合家平善，甚慰甚慰。

此军自破田家镇后，满拟九江不日可下。不料逆贼坚守，屡攻不克。分罗山湘营至湖口，先攻梅家洲堡垒，亦不能克。而士卒力战于枪炮雨下之中，死伤甚众，盖陆路锐师，倏变为钝兵矣。

水师自至湖口屡获大胜，苦战经月，伤亡亦复不少。腊月十二日，水师一百余号轻便之船，精锐之卒，冲入湖口小河南，该逆顿将水卡堵塞，在内河者不能复出，在外江之老营船只，多笨重难行，该逆遂将小划乘夜放火，烧去战船、民船四五十号之多。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袭，烧去抢去各船至二三十号之多。以极盛之水师，一旦以百余号好船陷入内河，而外江水师遂觉无以自立。两次大挫，而兄之座船被失。一军耳目所在，遂觉人人惶愕，各船纷纷上驶。自九江以上之隆坪、武穴、田家镇，直至蕲州，处处皆有战船，且有弃船而逃者。粮台各所之船，水手尽行逃窜。此等情景，殊难为怀。现率残败之水师驻扎九江城外官牌夹，兄住罗山陆营之内，不知

果能力与此贼相持否？

兄于廿五日蒙恩赏穿黄马褂，并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，四喜扳指一个，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，小刀一把，火镰一个。廿六夜蒙恩赏福字一幅，大小荷包三对，又有奶饼果食等件颁到军营。廿五夜之变，将扳指、翎管、小刀、火镰失去。兹遣人送回黄马褂一件，福字一幅，荷包三对。兄船上所失书籍、地图、上谕、奏章，及家书等件，甚为可悚；而二年以来，文案信件如山，部照、实收、功牌、账目，一并失去，尤为可惜。莘田叔解战船来，离大营止少一二日，竟不能到。军家胜败本属无常，而年余辛苦，难补涓埃，未免心结。廿九日罗山率湘勇渡江，剿小池口之贼，又见挫败，士气愈损。现惟力加整顿，挽回元气，不审能如意否。兹遣长夫自江西送信回家，当无梗阻。

书不千一，诸惟心照。即祈代稟堂上大人，不必挂念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很久没有派专人回家，想来家中应该十分想念。王芝三等人来到营中，知道家中大人都平安吉祥，全家也都平安吉祥，非常欣慰。

这次大军从攻破田家镇后，满以为九江不日可下，不料逆贼坚守，屡攻不克。分遣罗山的湘营至湖口，进攻梅家洲贼军坚垒，也不能攻克。士卒们在枪林弹雨中力战，死伤甚多，看来陆路精锐之师，转瞬之间就变成钝兵了。水师自到湖口，屡获大胜，苦战一月余，伤亡也不少。腊月十二日，水师一百余艘轻便战船，精锐士卒冲进湖口小河内，这股逆贼马上就把水卡堵塞，在内河里的水师不能再冲出，在外面大江上的老营船只多数笨重难行。这股逆贼使用小划子偷袭，烧去抢去我们的战船达二三十条之多。凭我极盛的水师，一旦把百余只船陷入了内河，外江水师便感到无法自立，两次遭大挫折战败。为兄的座船也丢失了，这是一军耳目之所在，因此人人感到惊惶失措，各船只纷纷向上游驶去。从九江以上到隆坪、武穴、田家镇，直到蕪州，每个地方都有战船，甚至有弃船逃跑的，粮台各所船上的水手全都逃走了。这种情景，真让人无法接受。现在带领着残败的水师驻扎在九江城外官牌夹，为兄则住在罗山的陆营中，不知道果真能与这股逆贼尽力相持吗？

为兄于二十五日蒙皇上圣恩赏穿黄马褂，并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，四喜扳指

一个、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、小刀一把、火镰一个，二十六日夜蒙圣恩赏福字一幅、大小荷包三对，还有奶饼果等物件颁发到军营。二十五日夜的突变，把扳指、翎赏、小刀、火镰丢失了。现在让人送回黄马褂一件、福字一幅、包三对。为兄船上所失去的书籍、地图、上谕、奏章及家信等物件，叫人想来就感到可怕。两年以来，文案信件多如山，部照、实收、功牌、账目，全都丢失，最为可惜。莘田叔押解战船回来，离大营只差一两天路程，竟然没能赶到。兵家胜败本来无常，但一年多来的辛苦经营难以补偿一二，不免心中难受。二十九日，罗山率领湘勇渡江，剿除小池口贼兵，又遭到挫败，士气越来越受损。现在只有下力气加以整顿，挽回元气，不知能否如愿？现派长夫自江西送信回家，应当没有阻碍吧。

书不千一，诸惟心照。即请代禀父亲大人，不必挂念。

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3月6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，想节后可到。

初四日大风击坏战船三十余号。水师自十二日百余轻便之舟、二千精锐之卒陷入内湖，外江老营两次被贼用小划烧袭，业已不能自立。终日惶惶，如坐针毡。又复遭此大风，遂全数开赴上游武汉等处，桅折楫摧，多不堪战，不知回至上游，果尚足以御贼否？

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内河者，皆向来能战之船，不甘遽弃之无用之地，必须亲至江西整顿。即于十二日自九江起行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，官绅相待甚好。在内之百余船尚皆完好，再加大船数十号，另成一军，即足自立。

罗山所带湘勇，自二十九日挫败后，现在淘汰整顿，认真操练。塔公所带之兵勇，亦日日操练。将来兄在江西另成之水军，由湖口打出，与塔、罗相依护其外江。新回武汉之水师，如果能重整劲旅，则两路会合攻击。如不能重整劲旅，则我专治内河之水师，亦自能独立不惧。江西物力尚厚，供我水陆两军口粮，大约足支八个月。

兄身体甚好，惟左腰有寒气作痛，癖疾亦尚未愈，想皆不久可痊愈。家中长

夫，相住甚近。军中危地，恐小有差失，反为不妙，且送信行走极缓，在营又无事可干，兹尽遣回家。以后若有家信，即用湘乡县官封发至江西南昌府署中，可以必到，兼可速到，不似长夫专送之迟延也，慎勿再令长夫来营。

兵凶战危，我境之人俱未历过险难。莘田叔此次行二千里，竟不得见我之面，受尽千惊万苦，实实可悯。嗣后族戚有愿至营者，切劝不必前来，至要至要。

书不百一，诸惟心知，其不详者，长夫自能面述耳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初二派人送信回家，估计节后可以到达。

初四日大风刮坏战船三十多条。水师自从十二日百余轻便战船、二千精锐士卒陷入内湖，外江老营两次被贼兵用小划子烧袭，业已不能自立，终日惶惶如坐针毡，又再遭这场大风，于是全数开赴上游武汉等处。桅杆、船桨折毁颇多，不知回到上游，还足以抵御贼兵否？

为兄因陷入江西内河的小船都是向来能战斗的船，不甘心就这样弃于无用之地，必须亲自到江西整顿，就在十二日自九江出发，十六日到江西省城，省城官员绅士待我很好。在内湖的百余船还都完好，再加上大船数十号，另组成一军，就足以自立。

罗山所率领的湘勇，自二十九日遭受挫败后，现正在淘汰整顿，认真操练。塔公所带领的兵勇也正在天天操练。将来为兄在江西新组成的水军从湖口打出去，与塔、罗相互依恃保护外江。新回武汉的水师，如果能重新整顿成劲旅，那么两路会合攻击；如果不能重新整顿成劲旅，我则专心整治内河的水军，也自能独立不会感到恐惧。江西财物人力还算丰厚，供养我水陆两军口粮，大约可足足支持八个月。

为兄身体很好，只有左腰上有寒气作痛，痹病也还没有痊愈，想来不久都可以痊愈。家中长夫住得离我这里很近，军中是危地，恐怕小有差错，反为不妙；况且送信行走，极其缓慢，在营中又无事可干，现都遣派回家。以后如有家信，就用湘乡县官封寄发至江西南昌府衙中，一定可以送到，而且到的更快，不像长夫专程送信那样迟缓拖延。以后一定不要再让长夫来营中了。兵凶战危，我们县里人没有经历过险难。莘田叔这次走二千里，竟然见不到我的面，受尽千辛万苦，真是可怜。以后族人亲戚来营中的，千万劝阻他们不必前来，至要至要。

书不百一，诸唯心知。还有未说详细的，长夫自能当面陈述。

咸丰五年二月廿九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4月15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廿一日春二、维五到，接一信，廿六日唐萍洲官封，递到家书一件，廿九日王在十、良五到，接一信。此两次专夫走信均极快，每人赏钱一千。

自到江西办理水师，一切尚为平顺。船只三月初可尽完，惟快蟹未毕，目下本不须此。廿七日具折分两路用兵，兹抄稿寄回。已调罗山来江省，欲令前往饶州剿贼，不料廿九日得湖北失守之信。诸将士苦战经年，一旦前功尽弃，可惜可恨！贼即占湖北，自必窥伺湖南，兄与塔公一军，恐不能不回救桑梓。而回救之法，人少则无济于事，人多则口粮无出，且全军回救，而战船之在江西鄱湖以内者，又复无人统领，殊不放心。日内定计，发折后再专信回。

腾七、起三、有六、怀三来江西投效，即日遣之回家，每人送银四两，腾七加二两。魏荫亭、阳凌云亦来江西，亦将速遣回。

纪泽儿读书，记性不好，悟性较佳。若令其句句读熟，或责其不可再生，则愈读愈蠢，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。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，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，解一遍，令其读十遍，不必能背诵也，不必常温习也。待其草草点完之后，将来看经解，亦可求熟，若蛮读蛮记蛮温，断不能久熟，徒耗日工而已。诸弟必以兄言为不然，吾阅历甚多，问之朋友皆以为然，植弟教泽儿即草草一读可也。儿侄辈写字亦要紧，须令其多临帖，临行草字亦自有益，不必禁之。

兄癣疾未好，余俱平安。即问近好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老弟足下：

二十一日春二、维五来到，收到一封信。二十六日唐萍洲官封，送到一封家信。二十九日王在十、良五到来，接到一封信。这两次派专人送信都很快，每人给了一千文赏钱。

自从来到江西治理水军，一切还算顺利。船只在三月初能够全部完工，只剩快蟹（战船的一种）没有完工，目前本来不需要它。二十七日写好奏折，分两路用兵，现在把稿子抄写寄回。已经把罗山调到了江西省，计划让他前去饶州剿贼，没料到二十九日得知湖北失守的消息，各位将士苦战一年多，一旦前功尽弃，真让人又可惜又遗憾。敌人既然占领了湖北，自然必定会窥视湖南，为兄的与塔公一军恐怕不得不回去救家乡。而回去救援，人少了于事无补，人多了则没有口粮；况且要是全军回去救援，那么派在江西鄱阳湖以内的战船，就没有人统领，这我很不放心。将在这两天做出决定，发奏折后再派专人送信回去。

腾七、起三、有六、怀三来到江西投靠，当天就遣送他们回家，每人给了四两银子，腾七多给了二两。魏荫亭、阳凌云也来到江西，也将马上遣送回去。

纪泽儿读书记忆不好，悟性比较好。如果让他句句熟读，或者他不能够再生疏，却会越读越蠢，将来仍然不能读完经书。请子植弟把泽儿没有读完的经书，每天选五六百字教一遍，解释一遍，让他读十遍就行了，用不着能背诵，也不用经常温习。等他草草读完后，将来再看经解，也能够求得熟练。如果硬读硬记硬温习，绝不可能久熟，只是白白消耗每天的功夫而已。兄弟们肯定不赞成为兄的话。我阅历很多，问朋友这事，都认为是这样，植弟教泽儿只要草草一读就行了，儿侄辈写字也很重要，必须叫他们多临摹字帖。临摹草书行书也会有好处。不必禁止。

为兄的癖病没有痊愈，其他都好，即问近好。

咸丰五年三月廿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5月5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久未接家信，想堂上大人安康，家中老幼清吉为慰。

自北省再陷，兄处一军，反在下游，进退两难。在内湖之水师，兄在江西驻扎两月，造船添勇，已有头绪。现在船近二百号，勇逾三千人，认真操练，可成劲旅。

兄于十三日出省登舟。郭云仙于十六日到营。曾莘田、易敬臣兄弟于十五日到营，罗芸皋于初旬到营。事机不顺而来者偏众，可见乡间穷苦也。阳凌云初间归去，

余送途费八两。魏荫亭尚未归。塔军门尚扎九江。罗山于初十日进剿广信、饶州之贼。李次青忽然高兴带勇，于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，实非其所长也。

余办内湖水师，即以鄱阳湖为巢穴，间或出江剿贼，亦不过以三分之一与贼鏖战。剿上游，则在九江、武穴、田镇等处游弋，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，利则战，不利则退回鄱湖巢穴之内；剿下游，则在彭泽、望江、安庆等处游弋，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，利则久战，不利则亦退鄱湖巢穴之内。如此办理，则上游武汉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，中间江路，被我兵梗阻一段，其势不能常通，亦足以制贼之命。特上游金口等处，我军战船无人统领，常不放心耳。

近日吾乡人心慌乱否？去年迁避，终非善策。如贼窜上游岳、常等处，谣言四起，总以安居不迁为是。

季洪弟尽可不必修书，宜在家中读书，文理尚未甚通，不可误人子弟。去年季弟带兵在益阳等处，所出告示，人有传以为笑者，笔墨之间，不可不慎。沅弟要方望溪、姚姬传文集，霞仙已代为买得，可用心细看，能阅过一遍，通加圈点自不患不长进也。

纪泽儿记性极平常，不必力求背诵，但宜常看生书，讲解数遍，自然有益。八股文、试帖诗，皆非今日之急务，尽可不看不作。史鉴略熟，宜因而加功，看朱子《纲目》一遍为要。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，徒费时日，实无益也。修身齐家之道，无过陈文恭公《五种遗规》一书，诸弟与儿侄辈皆宜常常阅看。

吾夏季衣服有在家者，可交来人即日送营。特袍褂不宜带来，余皆可送也。诸不一一，惟祈心照。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足下：

很久没有收到家信，想来父亲大人平安健康，家中老幼清平吉祥甚感欣慰。

自湖北省城再次沦陷，为兄处一支军队反而在下游，进退两难。在内湖的水师，为兄在江西驻扎两月，打造船只，添募兵勇，已有头绪。现在有船将近二百号，兵勇超过三千人，认真操练，可成劲旅。

为兄于十三日离开省城登上战船。郭云仙于十六日到达军营，曾莘田、易敬臣兄弟于十五日到达营中，罗芸皋于本月初旬到达营中。时机不顺但来者偏偏很多，可见乡里真是穷苦。阳凌云月初回去，我送他路费八两银子，魏荫亭还没有

回去。塔军门还驻扎在九江。罗山于初十发兵剿除广信、饶州处贼兵。李次青忽然愿意带兵了，于十一日起程去南康府，但这实在不是他的专长。

我整治内湖水师，以鄱阳湖作为巢穴。间或出江剿贼。也不过用三分之一兵与贼兵鏖战。剿除上游贼寇，就在九江、武穴、田家镇等处游弋，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。有利就久战，不利就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；清剿下游，便在彭泽、望江、安庆等处游弋，也不出湖口二百里的范围，有利就久战，不利便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。这样办理，那么上游武汉的贼寇和下游金陵的贼寇，中间长江的航路被我军阻塞一段，无法常通，也足够制贼于死命。只是上游金口等地的我军战船无人统领，时时使我不放心。

最近我们乡里人心慌乱吗？像去年那样迁家避难，终究不是好的计策。如贼寇窜犯上游岳州、常德等地，谣言四起，一定要以安居不迁为上策。

季洪弟不必教书，应在家中读书。文理还不很通，不能误人子弟。去年季弟带兵到益阳等处，所出的告示让人传为笑话。动笔写作，不能不慎重。沅弟所要方望溪、姚姬传的文集，霞仙已代为买到，可用心细看。如能阅读一遍，都加圈点，自然不怕不长进。

纪泽儿记性极平常，读书不必一定要求背诵，但应该常看新书，讲解几遍，自然会有好处。八股文、试帖诗都不是现在的迫切要学的，尽可不看不写。史书比较熟，应当趁热打铁，加把力气，看朱子《纲目》一遍为最重要。纪鸿儿也不必读八股文，白白浪费时间，实在没有益处。修身齐家的道理，没有能够超过陈文恭公《五种遗规》一书的，诸弟和儿侄们都应当常常阅读。

我夏天衣服有放在家中的，可交给来人尽快送来营中，只是袍褂不要带来，其他的都可以送来。诸不一一，惟祈心照。

咸丰五年三月廿六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5月11日

澄、温、沅、洪四弟足下：

廿五日，春二、维五来营，接家书数件，俱悉一切。

乘败仗之时，兵勇抢劫粮台，此近年最坏风气。向帅营中屡屡见之，而皆未惩办。兄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，奉严旨飭骆中丞即行正法。闻骆中丞不欲杀之，将附片奏请开释，近日意见不合，办事之难如此。

周万胜一案，唐父台既经拿获认供，即录供通禀请，在本县正法可也，立毙杖下可也，何必遣澄弟先至省城一次？既非湘乡署内之幕友，又非署内之书办，而仆仆一行，何不惮烦？谓为出色之乡绅耶，则刘、赵诸君皆不肯去，而弟独肯出头；且县署办案，必一一请乡绅去省一次，则绅士络绎于道矣。谓为吾军中之事耶，则军事极多，澄弟能一一管之耶？且军中事件，家中亦不宜干预。唐父台径禀来营，兄可批令正法也。

自兄办军务以来，澄弟在兄左右，得谤议甚多。澄弟肝气亦甚旺，人咎怨于弟，弟亦咎怨于人，去春在省在岳之景象，岂忘之耶？澄弟在省河告假归家之时，其意似甚忿嫉，若终身不愿复出家门者，而今忽又至省一行，将何颜以对兄乎？澄弟接此回信，务望即刻回家，凡县城、省城、衡城之事，一概不可干预。丹阁叔受辱之事，可为前车之鉴。

提捐项五万，前有此札，后因武昌失守，又有札止之。凡有信托商大营事者，弟概辞以不管可也。（捐项事尤不可干预。湖南捐项，实未多解交吾军，十月以后未解一文；粮台所抢，陕西、江西之银也。）兄在外年余，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，常恐弟等在家或受侮辱，故不惮迫切言之，不知弟果知兄之意否也？

吾痼疾大发，幸精神尚足支持。罗山在广信府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四千。塔军门在九江平安。吾常有家信并奏折寄回，而来信言塔公回鄂，不听吾家信而专听谣言，何也？

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，读书不必求熟，且将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于今秋点毕，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。成败勤惰，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。吾与诸弟惟思以身垂范教子侄，不在海言之谆谆也。

即候近祺

【译文】

澄、温、沅、洪四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春二、维五来到军营中，收到几封家信，一切都知道了。

士兵趁打了败仗之机抢劫粮台，这是最近几年最坏的风气。向大人军营中常常发生这种事，但均未惩罚。我奏请将万瑞书立刻正法，得到圣旨命令骆中丞立

即惩办。听说骆中丞不打算处死他，将要用奏折附件奏请赦免。最近意见不一致，办事之难都像这样啊。

周万胜一案，唐父台既然已经把他拿获并已供认，就要录下供状一同禀报，请在本县正法也可以，立即杖毙也可以，何必派澄弟先到省城去一趟？澄弟既不是湘乡县衙里的幕友，又不是县衙里的书办，却风尘仆仆走一趟，怎么就不怕麻烦？难道会因此就说你是出色的乡绅吗？那么为什么刘、赵那些人都不肯去，而澄弟肯单独出头露面。况且县署办案，每一件案子都请乡绅去一趟省城，那么绅士就该在路上络绎不绝了。就算是我军中的事务吧，那么军中事物极其多，澄弟能一一都管吗？况且军中的事务，家人也不应该干预。唐父台直接来到营中报告，为兄的可以直接下令正法他。

自从为兄的办理军务以来，澄弟跟随在为兄左右，遭受到的诽谤讥议很多。澄弟肝气也很旺盛：“别人怨恨你，你也怨恨别人。”去年春天在省城岳州的事情，难道忘了吗？澄弟在省河请假回家的时候，那样子看上去十分愤恨，好像一辈子都不愿意出家门了似的。而今忽然又到省城一趟，将有何面目面对为兄？澄弟收到这封回信，希望一定要马上回家。凡是县城、省城、衡州城的事情，一律不准干预。丹阁叔受到侮辱的事，应当作为前车之鉴。

提取五万捐款的事，开始有公文批下，后来因武昌失守，又下公文取消了。凡是有人写信托弟商议军中之事的，弟可一概推辞不管。捐款之事尤其不要干预。湖南的捐款实际上送我军的并不多，十月以后连一文也没送来。粮台被抢去的，是陕西、江西的银子。我在外一年多，只是一天比一天学会了忍耐。常常担心弟弟们在家受到侮辱，所以才毫无顾虑地直言指出，不知你是否真能理解为兄的心情？

我的癖病又大发作了，幸好精神还能支持得住。罗山在广信府获得了大胜仗，杀敌人三四千。塔军门在九江也平安。我常有家信和奏折寄回家去。而来信竟说塔公已经回湖北，不相信我在家信中所说的话，却专门听信谣言，这是为什么？

纪泽儿读书记性一般，不必要求他熟读。暂且让他把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到今年秋天点读完即可，以后任他自己阅读思考。勤奋成功，懒惰失败，纪泽应该自觉并求自立。我与诸位弟弟应该考虑以身作则来教育子侄，而不在于说教很多。

即候近祺

咸丰五年四月初八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5月23日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凌问樵来，接澄弟信，知勇劫粮台事办有头绪，澄弟已归去矣，甚慰甚慰。

当此乱世，黑白颠倒，办事万难。贤弟宜藏之深山，不宜轻出门一步。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，毅然决绝，吾意其戢影家园，足迹不履城市矣。此次一出，实不可解。以后务须隐遁，无论外间何事，概不可与闻，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，亦当再三隐忍，勿与计较。吾近来在外，于“忍气”二字加倍用功。若仗皇上天威，此事稍有了息之期，吾必杜门养疾，不愿闻官事也。

癣疾近日大发，懒于治事。自廿七日至吴城镇，迄今已满十日。罗山于廿一日克复弋阳，廿三日克复兴安，廿六日两获大胜，克复广信府城。智亭门尚扎九江。水师前队扎南康府，李次青率陆勇护之，后队扎吴城，均尚安吉，家中不必挂念。

莘田在营，甚为安雅，拟留二三月遣归。魏荫亭近日即当告归。余不一一，即候近好。

付去谕旨一本，奏章一本，幸好为收存。向来寄回家中之奏稿，不知收置一处否？以后望作箱存之为要。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草，四月八日

【译文】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足下：

凌问樵来到这里，收到澄弟来信，知道士兵抢劫粮台的事情已经办理得有了头绪，澄弟已经回去了。甚慰甚慰。

在这乱世，黑白颠倒，办事很困难，贤弟应藏在深山中，不要轻易出门。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的时候，毅然决心断绝仕途，我以为澄弟会隐遁在家园，足迹不进入城市。这次出来，真不可理解。以后务必要隐遁，无论外间什么事，一概不过问。就是家中偶然遇上蛮横无理的人，也要忍让三分，不要计较。这些年我在外面，在“忍气”两个字上努力用功。如果仰仗皇上的神威，平乱的事情稍微有了结束的头绪，我一定关起门来养病，不愿参与官场上的事。

癖病这几天十分厉害，懒得做事。从二十七日去吴城镇，至今已满了十天。罗山在二十一日收复弋阳、二十三日收复兴安，二十六日打了两次大胜仗，收复了广信府城，智亭军门仍驻扎在九江。水军前队驻扎在南康府，李次青率领陆军保护着他们，后队驻扎在吴城，都算平安，家中不用挂念。莘田在军营里，十分安静、文雅，打算呆上两三个月再派他回去。魏荫亭这两天就要请假回去，余不一一，即候近好。

寄去一本谕旨、一本奏章，希望好好保存。一向寄回家里的奏稿，不知是不是存放在一个地方？以后希望制作箱匣保存最好。诸惟心照。

兄国藩手书，四月八日

咸丰五年四月廿日与诸弟书

公元1855年6月4日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贤弟左右：

十六日在南康府，接父亲手谕及澄沅两弟、纪泽儿之信，系刘一送来，二十日接澄弟一信，系林福秀由县送来，具悉一切。

余于十三日自吴城进扎南康，水师右营、后营、向导营于十三日进扎青山。十九日，贼带炮船五六十号，小划船五六十号，前来扑营，鏖战二时，未分胜负。该匪以小划二十余号，又自山后攒出，袭我老营。老营战船业已全数出队，仅坐船水手数人及所雇民船水手，皆逃上岸。各战船哨官见坐船已失，遂尔慌乱，以致败挫。幸战舟炮位毫无损伤，犹为不幸中之大幸。且左营、定湘营尚在南康，中营尚在吴城，是日未与其事，士气依然振作。现在六营三千人同泊南康，与陆勇平江营三千人相依护，或可速振军威。

现在余所统之陆军，塔公带五千人在九江，罗山带三千五百人在广信一带，次青带平江三千人在南康，业已成为三支，人数亦极不少。赵玉班带五百湘勇来此，若独成一支，则不足以自立；若依附塔军，依附罗军，则去我仍隔数百里之远；若依附平江营，则气类不合。且近日口粮实难接济，玉班之勇可不必来。玉班一人独来，则营中需才孔亟，必有以位置之也。

蒋益澧之事，唐公如此办理甚好。密传其家人，详明开导，勒令缴出银两，足以允服人心，面面俱圆，请莘翁即行速办，但使探骊得珠，即轻劝着笔，亦可以办到矣。

此间自水师小挫后，急须多办小划以胜之，但乏能管带小划之人。若有实能带小划者，打仗时并不靠他冲阵，只要开仗之时在江边攒出攒入，眩贼之眼，助我之势，即属大有裨益。吾弟若见有此等人，或赵玉班能荐此等人，即可招募善驾小划之水手一百余人来营。冯玉珂所缴水勇之抢银，及各银应缴营者，可酌用为途费也。

余在营平安，惟癖疾未愈，精神不足，诸事未能一一照管。小心谨慎，冀尽人事以听天命。诸不详尽，统俟续布。父亲、叔父大人前恭请福安。

兄国藩手草，四月廿日，南康城外水营

顷与魏荫亭谈及招小划水勇一事，渠可回家与萧可卿商办。大约每划五人，五划立一哨官，每百人四哨官，十余哨即立一营官。此不难于招勇，而难于选求哨官营官。澄弟若见有可当哨官者，或令其来营，或荐与荫亭。勇则不必招，听萧、魏办理可也。

【译文】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贤弟左右：

我于十六日在南康府收到父亲亲笔信，以及澄、沅两位弟弟、儿子纪泽的信，是刘一送来的，二十日接到澄弟一封信，是林福秀由县里送来的，知悉一切。

我于十三日从吴城进扎南康，水师右营、后营、向导营在十三日进驻青山。十九日，贼兵带炮船五六十只、小划船五六十只前来攻打我营，鏖战达两个时辰，没有分出胜负。这伙匪徒又用小划子二十多只从山后钻出来，袭击我军老营。老营战船都已经全部出战，只有坐船水手几个人及所雇民船水手在，都逃到岸上。各战船哨官见到坐船都已丢失，于是慌乱，以致挫败。幸好战船炮位一点也没有损伤，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而且左营、定湘营还在南康，中营还在吴城，这一天没有参加战斗，士气仍然振作。现在六营三千人一同驻扎在南康，跟陆军平江营三千人互相依靠，也许可以很快重振军威。

目前我所率领的陆军有：塔公带领五千人在九江；罗山带领的三千五百人在广信一带；次青带领平江营三千人在南康，已经分为三支，人数也不是很少。赵玉班带领五百湘军要来这里，如果让他独立成为一支，却不足以自立；如果依附塔军、依附罗军，那么离我仍有几百里远；如果依附平江营，则双方气类不合。而